

雨落初夏最宜人

□ 张儒学

中,变得更有灵气,那溅起一朵朵剔透的水花,像是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雨让人兴奋,我便撑着伞去到河边。河边那一棵棵柳树,在雨中变得婀娜多姿,也更加的绿。那细细的柳条随雨飘荡,似一双纤细的手在风里挥舞,仿佛是在和雨合唱一首歌。那片片柳叶细细的窄窄的,泛着绿意格外的醒目惹眼。长长的枝条,在雨中轻歌曼舞,丝丝缕缕,轻垂小河水面,哪怕是在雨的敲打中,垂柳也摇得安然慵懒,摆得轻柔随意,柳条儿在水面轻拂,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荡出了夏天迷人的情韵。

记得前几天,父亲去到地里看麦子,麦子正由青转黄,穗子沉甸甸地低着头,麦芒却还泛着青白。父亲蹲在地头,掐下一穗搓开麦粒,凑近鼻尖闻了闻,又轻轻一咬,“咯”一声脆响,他笑了说:“再等一场雨,麦子就肯定黄透了。”没想到这雨今天就来了,这雨好像是专门为麦地下的。父亲戴着斗篷走去麦地边,他看着雨点轻轻落在麦穗上,一粒一粒饱满的麦穗,在雨中发出噗噗的响声,这声音让父亲听得真真切切,也感觉如梦如幻……

田里的秧苗,更是感恩这场雨。在那一场细雨的浸润下,田里那栽下不久的秧苗,一个劲地转青变绿。这秧苗的绿,也因为这场雨而绿得纯粹,绿得自然,绿得亲切,绿得养眼。雨染碧了水,染蓝了天,染绿了人们希望

和梦想。绿绿的秧苗,在一垄一垄的水田中,整整齐齐,清清爽爽,细细的连成青色的一片,是那样楚楚动人。虽是在雨中,田里的水是静的,秧苗仿佛也是静的。仿佛那绿绒绒的秧苗,就是这初夏的雨,写在大地上的一首田园诗,画在田野上的一幅美丽的画。

邻居王婶提着竹篮路过,见我在田埂旁的瓜棚里躲雨。她说:“这雨下得太好了,我地里的黄瓜、茄子、玉米,都快被旱死了,这雨一来呀,我那些菜又会转青了!”听了王婶这话,我感觉这雨下得很温馨,虽然我已县城生活多年,也不再种庄稼了,但心里一样为这场雨而高兴。抬眼望去,远处山坡上,桃李的繁花早已谢尽,枝头只余青涩的小果,而树下却钻出了层层新绿。狗尾草举着毛茸茸的穗,车前草铺开宽厚的叶片,连那些被春花遮蔽过的野蔷薇,也抖落残红,抽出柔韧的新枝。雨让初夏变得清爽而畅快,更让整得大地变得灵动而丰盈。

初夏的雨,不像春雨那么缠绵绵绵,更不是一下就是好几天,而是恰到好处地下一阵子就停了。在这场雨的浸润下,远处的绵延起伏的山,被绿色点缀得格外的苍翠。看上去层次分明,高低错落,纵横交错,仿佛是一块翡翠,镶嵌在碧绿而清澈天宇间,山因为这绿色的点缀,更显出高耸和巍然。在蓝天白云下,仿佛山也在欢声笑语,山间草地上

野花点点,如同繁星闪烁,让人沉醉其中。

初夏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季节,大地上的万物都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农家小院旁,树木更是枝叶繁茂,绿树成荫,绿意盎然,绿得发亮,绿得养眼,让农家小院变得格外的美,更让乡村变得更加的亮丽。树上的鸟儿欢快地歌唱着,树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那嫩绿的树叶,在风中轻轻摇曳,带给小院一片宁静和安详。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到雨的清润,也能感受到阳光的欣然,每一片叶子,都饱含了对初夏这场雨的无限深情。

初夏的雨来得正当时,也是人们对雨由衷的期待。雨后的大地格外宁静而美丽,充满着只有初夏才有的勃勃生机;麦田里浮动着的湿润的金黄,每一株麦穗都镀着水光,沉甸甸地弯向泥土,预着丰收的喜悦;秧田水色澄澈,倒映着云影天光,嫩绿与碧蓝相融,晃得人心暖;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芳香,麦芒晒暖的微香,还有青草汁液迸裂的清新。父亲扛着锄头走在前面,裤脚沾满泥点,他忽然停步,指着土里刚栽下的红苕说:“前几天栽下差点被晒死了,这雨让它们活过来了。还有那片地里高粱,雨一下就长高了许多……”

原来,初夏的雨带来的,不止是夏天的清爽和畅快,而是人们用微笑抒写着梦境的浪漫,更是用喜悦描绘出丰收的图景。

念物

□ 粉花旦

上周日回到老家,先生一手端着给鸡鸭吃的谷粒,一手提着母亲择菜时积蓄下来的边角废料,我举着手机镜头对准即将到来的欢腾:门还未打开,鸡鸭的叫声汇成一曲田园交响曲,门一开三只母鸡咯咯咯咯兴高采烈地向先生跑过来,六只鸭子嘎嘎嘎嘎笨拙地拐登拐登跟在母鸡后面向同一个方向扑过来,我们俩全然沉浸在这一场欢迎仪式之中。当鸡鸭们尽情享受新鲜的食物和水时,我举着手机,先生提着篮子,我们一起去巡视这些生灵上周的贡献,鸭蛋东一窝西一窝的布局让我们惊喜连连,就在先生回头的瞬间发现那只上周他抓起来掂过重量的公鸡僵卧在土沟里,我们压根儿没有想起这只公鸡的存在。

当我和先生还没有从错愕中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一只母鸡站在先生从土沟里提起来放在果树旁边的公鸡面前左右凝视,可能它也在疑惑这个伙伴怎么不动弹了呢?继而轻轻地啄了一下公鸡的嘴,看了一

眼还是没反应,转而又试探着轻啄了一下公鸡露在外面的淡黄色花纹的脚,静静地看了半分钟,悻悻地跳到公鸡倒下的地方啄食一只大虫子。我忽然意识到这只拥有三只母鸡的公鸡也落入人间俗套,得了个情深不寿的下场,内心升起一阵悲哀。

我望着依然架在围墙上供公鸡夜宿的枯竹杆疑惑地问自己:它是被外界的危险声音吓到了从高处坠落的吧?先生录音频发家庭群里时惋惜的声音将我从沉思中拉了出来,微信群里跳出侄女说不能吃的文字,先生问如何处理,我说将它葬在另一棵小果树的旁边。就在这时,母亲的电话来了,问我什么时候返城,这周捡了好多鸡蛋鸭蛋,我汇报完母亲的提问顺便告知公鸡僵死的事情,年迈的母亲听力衰退,我说东她回西,杂乱的思绪无法交流,我喊她不说了我要忙着做事了。当所有亲人都惋惜公鸡那一身没有被炖成汤的肉时,我陷入了无尽的对生命的静默之中。

这只公鸡买来时就不好看,羽毛松散,颜色搭配也奇丑,但是长肉的速度确实出乎意料,每次看到它的时候我和先生都会奚落它一番,唯一一次得到重视的时候可能就是被先生抓紧两翼掂量肉身重量时吧,我还清楚记得先生把它从果园提到田埂上让我掂一下的场景。我就在想:它莫不是被我们轻视或者骂死的吧?生命得不到尊重的时候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的脑海里一直回荡着微信群里大姐责怪先生的声音:可惜了哦,那么重了舍不得杀来吃!其实我是真的舍不得杀来吃,它在我的眼里是有生不息的价值的。我准备尝试让鸡妈妈纯天然孵小鸡的,这是我一直没有实现的愿望。乡村生活如果没有这些生生不息的希望,那叫一个枯萎。

这一沉思让我产生了诸多联想:以前我以为不婚和丁克是发达国家和大城市的新潮,如今为何变成普遍现象?还有那些每年从高楼坠落的生命是不是也和这只公鸡有着相似的故事?失独家庭的父母

是不是也和我失去这只公鸡一样发出同样的悲鸣?

这让我想起我职场生涯里那些蹲坐在书架巷道两边静默翻书阅读的孩子,无论我用多么温柔的语气问他们,永远没有回音。还有那个把十几本连载小说看完的穿着破缝裤子的小男孩,被突然闯进店堂来的貌似亲人的大男人连踢几屁股的场景都历历在目,另一个常年在书店阅读的孩子,我温柔地问过他几次为什么不上学,他没有回应我,但是某一天在我下班的路上突然从我面前飞奔而过的身影偶尔又会回到我的心间,我在想他是不是有想对我说又不敢说。

人类是一种会视觉疲劳的高级动物,熟悉的地方无风景才不是空穴来风,而自然界的一切动物植物才不管那么多,无论你看不看得惯我,我兀自生长,至于长到什么程度,顺便而已。

